

丁T-02/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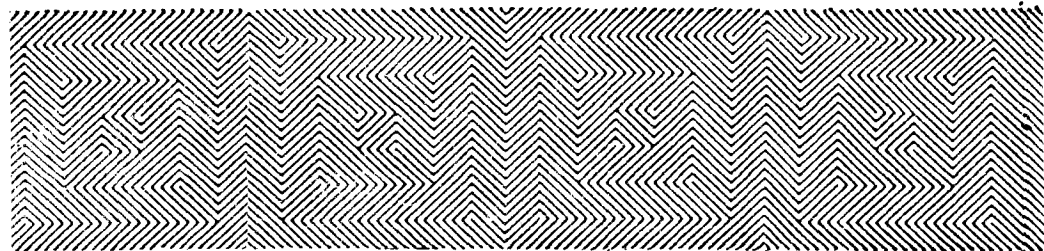
红 与 白

(吕西安·娄凡)

上

〔法〕司汤达 著

杨元良 译



译 序

本书的作者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我国读者很熟悉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早已在我国广为流传。《红与白》是继上述两部小说以后，司汤达的又一部重要作品。虽然，作者由于政治和健康的原因，未能写完和润色这部巨著（经后人整理，于一八九四年首次出版），但是，《红与白》依然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块光彩夺目的瑰宝。

《红与白》原计划写三部，分别叙述主人公吕西安·娄凡在外省，在巴黎和罗马宫廷的生活经历。除了第三部因作者中途辍笔，未能问世以外，小说的前两部，正如司汤达在本书的第一篇序言中所说：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七月王朝时期外省正统派贵族的状况，和巴黎中庸派政府的政治阴谋。

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的革命，即“光荣的三日”，清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复辟的危险，但是，革命的果实落到了金融贵族的手中。小说中主人公的父亲老娄凡先生就是金融贵族的一个代表。这个财势显赫的银行家挥金如土，为所欲为，或者奔走于前台，或者策划于密室，不仅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权贵听命于他，他甚至能够操纵议会的表决，连国王为了通过一项法案，也不得不求助于他。小说通过老娄凡这个

人物，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银行家统治国家的客观现实。

《红与白》描写的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它象镜子一样忠实，却丝毫不象镜子这么冷漠。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强烈的爱和憎。他不惜笔墨，无情地鞭笞了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的封建贵族，暴露了他们在革命的洪流冲击下，遭到没顶之灾以后惶惶不可终日的丑态，以及他们昏庸愚蠢，外善内刻的面目。他猛烈抨击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把这个“由伪善的谎言组成的混合体”炮制的一幕幕丑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笔锋之犀利，在小说中所占地位之突出，可说在所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都是少见的。司汤达对自由派资产阶级也不抱多大热情，毫不讳言他们是满脑子只有金元的人。此外，《红与白》的作者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非常赞扬普通士兵淳朴真诚的感情。

这部小说作为一面镜子，活龙活现地照出了当时法国社会里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刚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加上作者本人思想上的局限性，它没有能够向读者展示出历史的前景。

司汤达清楚地知道，由于对时事的辛辣抨击，矛头直指七月王朝的各种政治措施，这部小说在当时是不可能顺利出版的。所以，他从一八三四年开始撰写这本书，随后几断几续，至一八三六年九月，不仅不再继续写作计划中的第三部，而且对已完成的部分也没有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他的中途辍笔，使我们失去了一部更为完美的作品，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厚厚的保存完整的五卷手稿，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位现实主义大师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

他的习惯是边创作边修改，经常是数易其稿，在开始写《红

与白》的最初两个月里，他就将书中的前几章重写了一遍；在一八三五年，又把上一年写的稿子全部推翻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起码要比别人多做三倍的工作。司汤达始终在不断发现，不断完善的道路上前进。在《红与黑》这部书里，我们看到人物是按照情节发展先后出场的，以至有人批评说它象一部回忆录，但是《红与白》就不同了，吕西安·娄凡一到南锡，几乎所有的人物就在一起被推到了前台。从这部小说的手稿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司汤达对创作中的不足之处很有自知之明，他甚至无情地嘲笑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失误之处。在他的手稿中，还有大量的评述，这些评述涉及到创作的提纲、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思想、言论、行动，范围非常广泛。总之，研究本书的原稿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然而，考虑到这个译本的主要对象是一般的读者，所以，译者只译了经法国学者亨利·马提诺整理的六十八章正文，其余部分都忍痛割爱了。

关于本书的书名还需说明几句。司汤达生前提到这部小说时，曾经用过许多名字。其中包括《红与白》和《吕西安·娄凡》。译者采用朋友的建议，以《红与白》为本书的主要标题，一来希望读者会立即联想到《红与黑》和它的作者，二来觉得这个书名比较富有寓意，译者同时以《吕西安·娄凡》作为副题，因为这毕竟是司汤达使用得比较多，而且是国内在介绍和评价这部小说时最常用的书名。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序 言 一

这部作品照实写来，不仅绝对不想含沙射影，甚至还刻意避免了几处讽喻世事的地方。但是作者认为，除了对主人公的强烈的爱之外，一部小说应该是一面镜子。

倘若由于警方节外生枝，使本书的出版变得不甚合适，那就等它十年吧。

一八三六年八月二日

序 言 二

拉辛是个卑怯阴险的伪君子，因为他刻划了尼禄；正如理查生一样，这位清教徒似的、嫉妒心很重的印刷商写了一部《爱的花絮》，大概是个专门勾引妇女的老手。善良的读者呵，如果您很有耐性准备读这部小说，我告诉您，它的作者是一个支持罗伯斯庇尔和库通的熱心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他又渴望长系制度东山再起，路易十九即位登基。我的出版人向我保证，人们将会把这些美好的事统统归功于我，他并不想嘲弄我，只是有感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对所读的东西极不重视而已。法国人所以如此，完全是报纸造成的结果。

只要一部小说敢于反映现今社会的风尚习俗，读者在对书中的人物表示关切之前，首先就会问：“作者属于何党何派？”答案如下：“作者仅仅是个支持一八三〇年宪章的温和派。”正因如此，他才敢翔实地抄录共和党人或正统派分子的谈话，既不凭空杜撰，也不曲意夸张。这样做自然是危险的，可能导致双方都认为作者是对方的狂热拥护者。

作者无论如何不愿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生活，原因是他宁可拍内政部长大人的马屁，也不愿去奉承街头的杂货商。

至于过激党派，往往就是人们最后视为最可笑的那些党派。此外，出版商竟恳切要求作者为一部无价值的小说写这么一篇序言，可见世道是何等可悲！呵！如果早两个半世纪，在一六

〇〇年亨利四世时代出生，那该多好！老年人安于现状，前怕狼，后怕虎。本书的主人公如果生于一六〇〇年，在他的垂暮之年，一定也会很容易地适应国王路易十四高尚的专制统治，顺从圣·西蒙公爵以其不屈不挠的天才向我们描绘的政府。他说的是实话，可是人们说他用心险恶。

这是一部微不足道的小说，如果作者侥幸地道出了真情实况，人们会不会同样地指责他呢？为了绝对避免类似的下场，他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他在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听凭他美妙的艺术幻想任意驰骋，他的心和仇恨这种腐蚀性的思想毫无牵连。在两个聪明人中间，一个是极端的共和党人，一个是极端的正统派分子，作者暗中倾向于待人更亲切的一个。一般来说，正统派分子举止优雅，知道的趣闻轶事也多；共和党人则心里装着一团火，外貌朴实而有朝气。在权衡这些互相对立的优点以后，正如刚才所说，作者更喜欢两者之中最亲切可爱的一个；他们的政见和作者的偏爱全然无关。

序 言 三

从前有一个人，一天，因为发烧服用了一些金鸡纳霜。他蹙眉蹙额，手中还拿着杯子：这药剂的味道实在太苦了。他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脸色灰白，甚至于发青。他立即放下杯子，冲过去把镜子砸了。

大概下面这部书也逃不脱如此下场吧。不幸得很，它写的不是一百年前发生的事，书中的人物都是我们的同辈人，我仿佛觉得他们就生活在两三年前似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坚定的正统派，有些人满口共和派的腔调，能说这是作者的过错吗？难道由此可以证实作者既是正统派又是共和党吗？

两弊于前避其重。既然作者非得郑重地表白一番不可，那么说真的，如果要他在纽约的政府管辖下生活，作者将会痛苦万分。他宁可拍基佐先生的马屁，也不愿奉承基佐先生的靴匠。在十九世纪，民主政治必然导致在文学上狭隘平庸、循规蹈矩、阿谀奉承之辈统治文坛。

一八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 一 部

献给少数幸运的人

从前，在巴黎有一个不受庸俗思想侵袭的家庭，因为当家人极有头脑，而且遇事决断。

——拜伦勋爵

善良的读者：

请注意我对您的称呼。我将向您介绍几位确实的人物。说实话，如果您缺乏善意，如果您不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他们的言论行动，或者您不能原谅作者欠缺夸张，不长说教等等，那么，我是不会劝您往下读这本书的。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心中的读者寥寥无几。我和这些读者素昧平生，因为今后亦将无缘相识而深以为憾：须知，倘能和他们共度一个个夜晚，这将是人生的极大乐趣！

抱着使这部分读者理解我的希望，我承认，我没有违心地沿途设防，对付心怀不满的批评。要想谄媚巴结，道貌岸然，夸夸其谈，必须具备一种我所欠缺的才能，而且还得为本书增加一百五十页转弯抹角的文字。即便如此，这也只能取悦于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他们历来憎恨象我这样极其谦恭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命运已经备受这些可敬的大人物的压迫，如今在我为蓝色丛书写作的时候，自然不再允许他们来败坏我的兴致了。

再见，读者朋友，请记住不要在仇恨和恐惧中度过您的一生啊。

一八三七年……

于西蒂俄尔德

第一章

吕西安·姜凡原是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一天，全体学生奉命留在校内，可是他擅自外出，四处闲荡，结果被学校开除；当时正值一八三二年或一八三四年六月、四月或二月的非常时期。

几个头脑发热、而且不乏勇气的青年扬言要推翻国王，因此，高等综合技术学校的师生（他们动不动就得罪丢伊勒里宫的主人）被严令禁止外出。吕西安在外面蹁跹的第二天，就被当成共和分子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他起初感到很苦恼，可是两年以后，他已经不再为失去每天学习十二小时的苦差使难过。吕西安在父亲家里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他的父亲是个阔绰的银行家，终日寻欢作乐，在巴黎有一处很惬意的住宅。

老姜凡先生是远近驰名的冯·彼得斯—姜凡商行的合伙人之一。他在世上只怕两样东西：讨厌的人和潮湿的天气。他没有一点脾气，从不板着面孔和儿子说话。姜凡被学校撵出来以后，他建议儿子每星期四去商行工作，因为这一天有大量从荷兰来的函件需要处理。吕西安逢星期四干一天活，帐房付他二百法郎，而且不时地为他清偿一些小额债款。关于这件事，姜凡先生是这么说的：

“儿子是天赐的债主嘛。”

他有时还和这位债主开开玩笑。

有一天，他说：“万一我们不幸失去了您，您知道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在您的大理石墓碑上会写些什么吗？——siste, viator! ① 吕西安·娄凡之墓，共和党人，曾对雪茄烟和新皮靴进行过两年持续的战争。”

我们和娄凡初次接触的时候，由于共和国姗姗来迟，这位雪茄烟的死敌对共和国的向往已经变得相当淡薄。他想：“况且，既然法国人乐于听任君主制的粗暴摆布，我何必去妨碍他们呢？大多数人显然喜欢甜言蜜语，及由伪善和谎言组成的混合物，即人们所谓的代议制政府。”

父母亲不想对他管束太严，任他在母亲的沙龙里消磨时光。娄凡太太还年轻，而且颇有几分姿色，在社交界里备受尊敬；人们公认她有无穷的智慧。然而，严厉的评判人也许会责备她，说她对待叱咤风云的青年一代盛气凌人的言词和不择手段的行为过分挑剔，过分蔑视。

这位骄傲而且出众的女人甚至不屑于暴露蔑视的感情，一见到有人谈吐庸俗或者装腔作势，她就缄默不语。娄凡太太常为一些极其平常的事愠气，仅仅因为这些事她是第一次遇到，加上做事的人过于喧哗。

娄凡先生举行的晚宴在全巴黎享有盛名；它们往往安排得尽善尽美。他有专门的日子接待腰缠万贯或野心勃勃的人；但是，这些先生和他的妻子的社交圈子毫不沾边。因此，娄凡先生的职业并没有损害到娄凡太太的社交圈；在这里，金钱绝非唯一的取人标准，真是不可思议！甚至算不上最大的优点。在这个耗资十万法郎布置的沙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仇恨（奇怪

① 拉丁文，意为：安息吧，人生旅途的过客！

的对照！）；相反，大家都爱笑，一有机会就拼命嘲笑装腔作势的丑态，首当其冲的则是国王和大主教。

如诸位所见，人们在这里谈天说地，不是为了向上爬和争夺高官厚禄。虽然这个缺陷疏远了许多不值得惋惜的人，可是，争取进入娄凡太太的社交圈子却照样大有人在。如果娄凡太太愿意开放，她的沙龙早就红极一时了。但是一个人想进入她的沙龙，必须同时具备许多条件。娄凡太太唯一的人生目标是使丈夫快活。她的丈夫比她大二十岁，据说还和歌剧院的小姐们过从甚密。尽管他有这个缺点，尽管在她的沙龙里气氛多么亲切融洽，娄凡太太只是在见到丈夫的时候才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她的社交圈子里，大家都觉得吕西安举止优雅，朴实大方，在待人接物方面有不同凡响的表现；但是对他的褒扬之词到此为止：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不算聪明。沉潜好学的精神，军人一般的修养以及直言不讳的作风，总之，在高等综合技术学校里养成的习惯使他完全缺乏装腔作势的本领。他无论什么时候都随心所欲，很少想到旁人。

他惋惜失去了学校里的佩剑，因为在新宫廷里非常得宠、非常漂亮的格朗台夫人曾经称赞他佩剑的姿势。此外，他身材相当高大，骑术精湛。他的相貌不算匀称，但是一头深褐色的柔发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而且他粗眉大眼，分明表现出他的性情直率而热烈。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承认，他的举动绝不生硬，既不象中学里的军事教官那么神气活现，也没有年轻的使馆随员那种因人而异的骄矜派头。他的言谈举止绝对不会让人想到：“我的父亲是百万富翁。”所以说，我们的主人公一点没有时髦的外表，虽然在巴黎美与不美大半决定于时髦与否。最后，有一件事在这个死板的世纪里是不可宽恕的，就是吕西安

给人一种无所用心，冒冒失失的印象。

“你所处的地位令人羡慕，但是被你白白浪费了！”一天，他的表兄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说。这位青年学者已经在某杂志上崭露头角，而且曾经有三票支持他进入精神科学学士院。

厄内斯特是在吕西安的马车上这么说的，当时他正顺道去参加N先生的晚会。N先生是一八二九年的自由党人，具有崇高而温和的思想。现在他积聚了四万法郎的资金。他称共和党人是“人类的耻辱”。

“不少持不同政见的学生被高等综合技术学校清洗出来，如果你严肃庄重一些，不要动辄笑话别人做的蠢事，你完全可以在你父亲的沙龙里，甚至在别的地方，成为他们中间的佼佼者。瞧瞧你的同窗高弗先生吧，他如你一样被学校开除，而且象《圣经》上的约伯一贫如洗。当初你母亲可怜他，让他进了她的沙龙；可是现在，那些百万富翁和法兰西的元老，谁不器重他呢？他成功的秘密很简单，人人都能学到：他老成持重，不声不响。有时候，你也要表现得深沉一些。象你这样的年纪，人人都在追求权势；你花二十四个钟头就可以大功告成，而且你是没有责任的；可怜的小伙子！可是，你却心甘情愿地放弃它。看你的样子，简直象个小孩子，更糟的是象一个自满自足的孩子。我提醒你，别人已经开始把你看成说话算数的人了，尽管你父亲有百万家财，但是你自己却一事无成；你没有恒心，你只是一个可爱的小学生。二十岁的人啦，简直叫人笑话。你还有一个致命伤，把时间大量花费在梳妆打扮上，而且这件事谁都知道。”

“照你的意思，”吕西安说，“我应该演演戏，是吗？而且应该扮演一个愁眉苦脸的角色！如果我自寻烦恼，社会将怎样

报答我呢？而且时时刻刻得别别扭扭地过日子。那不等于要听着D侯爵老爷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冗长说教，听着R教士先生抱怨民法规定兄弟分享继承权后患无穷，连眉头也不准皱一下吗？首先，这些先生也许自己都不知所云；其次，这一层的可能性更大，他们还会嘲笑那些竟然信以为真的傻瓜呢。”

“唔，那你就批驳他们，展开辩论，听众将站在你这一边。谁叫你一定赞成呢？庄重一点，扮演一个严肃的角色吧。”

“我怕不出一个星期，严肃的角色便会假戏真做。我何必要别人赞成我呢？我根本无求于人。我不会掏三个路易去加入你那个学士院。不久以前，我们不是见过B先生是怎么当选的吗？”

“但是，别人看在你父亲百万家财的面上，凭他的一句话给了你地位。他们迟早会找你算账的。如果你继续我行我素，惹恼了这伙人，他们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刺透你的心。有一天，他们会心血来潮把你打入社会的最底层。那时候，你就天天有好眼色看了。我会看着你伤心，但是为时已经太晚。那时你会知道，当个大人物，找个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支持你的后台有多么必要。你将变成一个赛马迷，而我则觉得当个院士还不算太愚蠢。”

厄内斯特在八面玲珑的叛徒家的门口下了车，喋喋不休的教训终于宣告结束。吕西安心想：“我这位表兄真是个怪人，和格朗台夫人一模一样。格朗台夫人认为，做弥撒对我是至关重要的事。她说：对一个准备继承大笔财产、但是没有贵族称号的人来说，这样做尤其必要。当然！疯子才会做这种讨厌的事！在巴黎谁会注意我呢？”

厄内斯特·德凡尔瓦这么教训了他一番。六个星期以后，

吕西安踏着华丽的土耳其地毯，一步一个方格，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这块地毯原来铺在娄凡太太的卧室，有一天吕西安偶患感冒，娄凡太太便把它搬到儿子的房间里来了。吕西安穿着漂亮的睡袍，式样奇异，蓝色和金色交相辉映，下身是一条暖和的猩红色开司米长裤。

他穿着这套衣服，显得十分愉快，眉梢和嘴角都露出微微的笑意。他在房间里每走一圈，都要回过头去看一看，但是脚下仍然往前走，他的眼睛看着长沙发，沙发上扔着一件镶有猩红色滚边的军装，军装上挂着一对少尉衔的肩章。

那是他的快乐所在。